

奶奶的绝活儿

□高素玲

雪天休息在家,我忽然想吃手擀面了,细想想,有好长时间没有吃过了。平时想吃面条时,超市啥都有,宽的、窄的,薄的、厚的,买来吃图个省事。其实,无论哪种面条也代替不了手擀面的味道,纯手工制作,不添加任何添加剂,口感筋道。至今想起来,还能品出儿时奶奶做的手擀面的味道。

小时候,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个院里,经常看奶奶做饭,尤其是做手擀面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儿时的其他事情已经逐渐模糊,唯有奶奶做手擀面的情形我至今没有忘记。

奶奶擀面条有一手绝活。只见她在案板上撒上薄薄一层玉米面,然后从面盆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面团放到案板上,先用手将面团压扁,再用擀杖从中间向四周推,推了几下,就形成了中间高周围低的草帽形,再继续推几下就成了一个大面饼。这样反复几次,面饼够大了就可以把它卷在擀面杖上。奶奶两只手将擀面杖轻轻推出去三下,然后猛地拉回来,再反复推出去、拉回来。推拉几次,打开,撒上点玉米面,奶奶边撒边说:“撒点玉米面,面皮不粘连,面汤也好喝。”说着把擀面杖换个角度卷上,然后再

打开、再卷上,这个过程要在不同的方向来回三四次,很有些韵律感。几分钟时间,一团面就变成了圆形的、薄薄的一大片面皮。有时奶奶会若有所思地说:“我教你擀面条吧。小姑娘家家的,要学会擀面条。将来找个婆家,不会擀面条人家会笑话你的。洗洗手,快来学!”

我觉得这一点儿都不难,就学着奶奶的样子把擀面杖用力向前推去,谁知擀面杖是故意跟我作对一样,怎么也不听使唤。刚擀了几下,奶奶让我赶快停下,打开一看中间都快透了,两边还很厚。我很纳闷。奶奶说:“不能猛地用力推,左右手要轻轻地轮流推压擀面杖,擀的面皮才薄厚均匀。如果一起用力,面片中间就会擀得太薄。”奶奶一边说一边把面饼子卷一部分在擀面杖上,提起来,看看没有卷起的部分是否均匀,口中还自言自语:“这个地方还有点厚,那个地方不能再用力擀了。”我顿时明白,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,做什么事都有技巧。

奶奶又擀了几下,拿起来看看已经擀得均匀透亮,就把大圆面饼子卷到擀面杖上,顺势缓缓放出一小片,再放出一小片,一擀面就整整齐齐叠好了。最精彩的是切面了,奶奶用右手抓着刀背中间,左手压住面皮,指关节向外突出顶住刀面。咔嚓咔嚓,一刀一条

面。那刀有节奏的声音仿佛是一首优美的曲子,刀随着节奏上下移动,我也禁不住跟着刀的节奏一下一下点着头。不一会儿,长长的一撮面皮就被切成了面条。奶奶轻轻提起一绺绺的面条,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擀面板上,等着锅里水开了煮面条。奶奶擀的面条长长的、薄厚均匀,直到煮好都不会断。煮面条时,奶奶不忘提醒,说着“掀锅饺子捂锅面”“煮面条盖上锅盖慢慢煮,点几次水”之类的话。

面条熟了,奶奶给我捞了一碗,加上洋葱炒老北瓜菜,再放上点蒜汁,用筷子一搅拌,那手擀面特有的香味随着热气弥漫在空气中。我眯起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真香!用筷子夹起来吸溜一下,面条滑进了嘴里。我大口大口嚼着,筋道、爽滑、有嚼劲儿,各种感觉一下子涌上来。怎一个香字了得!

如今,这么多年过去了,各种美食冲击着我们的味蕾,但手擀面仍是我心心念念的美味。随着生活节奏加快,平时我很少有时间去做一碗地地道道的手擀面。雪天在家无处去,何不抓住这个机会去享受一下手擀面的味道。在我心里,手擀面并不是一碗普通的面,更是一份亲情的显现,手擀面里饱含着浓浓的、无与伦比家的味道,是人生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南瓜丝手擀面

□秦志勇

在新秋,暑热未褪尽时,秋风已有凉意。南瓜是夏秋之交北方人餐桌上的一道常见的时令蔬菜。田间地头、沟渠岸边、房前屋后,都能见到它婀娜曼妙的身姿,粗壮的枝蔓,硕大的叶面,只要有阳光雨露的滋润,就能肆意疯狂地生长。结出的南瓜或长或弯,嫩绿的可清炒醋溜,清香爽口;成熟的可煮食熬粥,软糯香甜。

周末闲适在家,爱人说中午咱们吃南瓜丝面条吧。面条是爱人从市场上买来的手擀面,南瓜是回老家时父母给摘的,墨绿色的南瓜细长而又鲜嫩。洗瓜切丝,起锅烧油,葱姜蒜爆香烹饪,多种佐料精心调味,再捣些蒜汁儿,开锅煮面,一碗香喷喷的南瓜丝面条就端上了餐桌。爱人边吃边夸味道鲜香,而我的思绪却已回到了童年。

在儿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次猪肉改善生活,母鸡下的鸡蛋要攒着留给干重活的父亲吃,家人一周能吃上一顿捞面条、白面馍,便是不错的光景了。奶奶是家里的主厨,虽然生活拮据,但也总是黄面馍、疙瘩汤、小米干饭、米面煎饼、捞面条、葱花面等相互调配着,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有滋有味、井井有条。儿时最期盼、最爱吃的便是奶奶做的手擀面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轧面条机,一个瓷盆、一瓢面粉、一碗清水、一块案板、一根擀面杖,便能制造出舌尖上的家常美味。和面是个技术活儿,奶奶常常能做到手光、盆光、面光。只见她一边往面粉里慢慢地倒水,一边用筷子快速搅拌成絮状,然后用拳头将面絮挤压成面团,又将面盆内侧

和手上粘的面搓干净,再将面团反复搓揉得软硬适中、光滑细腻,最后盖上湿布使面团充分滋润。待面团醒发约十分钟后,奶奶便在案板上撒上一层面粉,手持长长的擀面杖将面团压成圆形面片,缠在擀面杖上,一边向前用力滚动碾轧,转动面皮使其均匀受力,一边抓起金黄的玉米面撒在面片上,防止面皮粘连。只见一根长长的擀面杖在面皮中上下飞舞,与案板碰撞,发出有节奏的嘭嘭声,轧、擀、碾、卷,一推、一收、一抖、一抻,不一会儿就将面团擀成一张圆形的、薄薄的大面片。最后,奶奶将面片卷在擀面杖上一提一放,折叠成窄窄的长条状,“咔嚓咔嚓”刀起刀落,就切成了粗细适中、宽窄相当的面条,晾在高粱秆做的锅盖上等待入锅。整个动作娴熟流畅,一气呵成,声音铿锵有力,如行云流水,让人眼花缭乱。

那时候的蔬菜基本上是不用买的,全是奶奶在菜园子里和房前屋后种的,冬天白菜、萝卜是当家菜,夏秋两季就丰富多了,长豆角、芸豆角、梅豆角、南瓜、丝瓜、韭菜、红萝卜,加上自己泡发的绿豆芽、黄豆芽等,全是绿色无公害,完全能自给自足。面擀好了,奶奶从墙角豆秧上掰两把新鲜的梅豆角,摘上几根红色的线椒,再把南瓜切丝,入锅加少许菜籽油、花椒清炒。待菜熟起锅时,再用筷子从香油瓶里蘸几滴香油加入其中,香喷喷的味道就氤氲弥漫了整个厨房。配上筋道的手擀面条,再浇上灵魂蒜汁,天然的麦香和着南瓜的鲜香和蒜香,味道别提多美了。和机器轧制的面条相比,奶奶做的手擀面爽滑有嚼劲。那时我正是能干饭的毛头小子,吃了一碗还要再拐弯吃上一碗,摸着滚圆的肚皮打着嗝才知足。到了晌午饭时,左右邻居端着饭碗聚在一起,有的蹲在地上,有的坐

在马扎上,唠着家长里短,说着生活琐事,边吃边聊。有时走街串巷修锅、磨刀的小商小贩,吆喝着正好路过,善良的奶奶总是要给他端一碗家常饭吃。很多年过去了,奶奶做手擀面的情景我依然记忆犹新。奶奶做的手擀面的味道依然唇齿留香,一碗手擀面成为了我记忆深处最爱的美食之一。

面条是北方人的最爱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说,面条最为素净,既是饱腹之食,也能容纳万千滋味。现在的孩子大都喜欢吃大米,配上几个肉菜,要是一说吃面条,虽然嘴上嘟囔着不说,但是大抵脸上已经“晴转阴”了。上了年纪的人对面食却是特别的钟爱。父亲常常说吃大米吃不饱,支吾不到饭点,没有一大碗面条吃到肚里结实顶饥。以前父亲在沙石厂、建筑工地上干重活吃苦力,顿顿都是土豆白菜配面条,即使这样现在也总是吃不厌面条。或许是奶奶手擀面美味的诱惑,或许是受到父亲潜移默化影响,我也特别爱吃面食。有时去外地出差或者旅游,也总是要尝一尝当地的面食。北京的炸酱面酱香浓郁,山西的刀削面外滑内筋,陕西的油泼面麻辣鲜香,西安的臊子面酸辣开胃,武汉的热干面风味独特,兰州的牛肉拉面爽滑劲道,郑州的羊肉烩面汤鲜味美,洛阳的糊涂面条软糯暖胃,还有拉条儿、饸饹面、担担面、大刀面、清汤面、酸汤面等等,花样繁多、不胜枚举,各有各的特色和味道。但是,纵然走过很多地方,吃过很多不同的面食,心中还是非常怀念儿时奶奶做的南瓜丝手擀面的味道。想想现在的面条,卤子肉类不是不多,油水不是不大,营养不是不充足,食材不是不丰富,但仍然禁不住怀念儿时的味道。大抵还是一种怀旧的情结,对过往生活的一种留恋吧。

追赶心中升起的太阳

——作家徐慧根印象

□王世辉

擎着火把,在文学的中原,奔跑,照亮一片一片夜的黑。

播着火种,在文学的中原,忙碌,催生一茬一茬新的苗。

脚步,一次比一次铿锵。

脚印,一枚比一枚坚实。

姿势,一回比一回前倾。

呐喊,一声比一声嘹亮。

家乡老屋后的拐头河,早已折叠成层层记忆。

但记忆只能折叠,不可磨灭,一如布满风霜与沧桑的岁月。

那里,是起点,也是拐点。

那里,有初心,也有征帆。

一路向西,抑或向东。

一路向南,抑或向北。

不管选择哪种方向,始终不渝的,是朝着文学的方向,追赶心中冉冉升起的太阳。

在纸上,穿着散文的飘逸,跳着诗歌的舞蹈。

在纸上,唱着生活的歌谣,喊着岁月的摇滚。

在纸上,鞭挞假恶丑,弘扬真善美。

在纸上,舒展至性情,修筑中国梦。

半生为文,一粒粒汉字,早已成为伴侣。

半生为文,一滴滴心血,早已浸透心跳。

创办刊物,甘当嫁衣。

创建协会,甘为人梯。

铺路石,铺出了文学的康庄路。

照天阳,照出了文学的盛世光。

因为敬畏,一颗心,始终不敢懈怠。

因为执着,一颗心,始终不敢懈怠。

劲吹着岁月的冲锋号,奋奏着时代的最强音。

冬寻西湖

□王馨笛

二〇二三年杭州的冬天,是暖冬。已至十一月下旬,我们仍生活在二十度左右的气温里。秋衣外面,套上一件毛衣、一个马甲,牛仔裤里面穿上秋裤,从清晨到夜晚,并没有寒冷的感觉。

二十八日,吴柳祯盛情相邀,初冬午后,我们走出杭师大的校门。

我不止一次心里思量,要将自己从学校行至西湖边的时间做记录,抑或数数究竟多少步。我想这是个科学且浪漫的调查,可至今未果。究其原因,一曰健忘,二曰轻狂。回想阿勒泰之旅,我明白记得,禾木村从禾木桥骑马到哈雷观景台要二十分钟,嗯,或许只此一次的风景让我的时间观念和记忆力都变得谦逊。而从师大到西湖的五六分钟,我走得那么重复、那么平常,于是骄傲而不自知地没那么当回事吧。

风要树下相处长达三季的叶子。李宗盛说,落叶是树的风险。我想也是奉献,春夏秋奉献给天,而冬奉献给她。脚踩上落叶的脆响,是散漫行人的乐趣,或许也是落叶的告别。

南山路的风,真好啊。祥和,柔软地抚触着我们。风里,我们慢慢地走。

祖国的冬,日落是早些儿。要想在初冬赶上西湖的余晖脉脉,四点半是不行的。不知道是时机故,或是阴天故。当日四时三十六分,气温十八度左右的多云天气,雷锋塔之旁并未铺开那染透天际的落日。吴柳祯有些败兴,但她的乘兴在一分钟之后。变得比太阳快,她向来如此。

湖水被风吹皱,广大而宁静地包容着一切倒影。湖上曲折的石桥要比平日里湿,我没深究其原因,风是不大的,然而除了这个我也想不到什么别的原因。曲径没有通幽处,通向幸福,新人们无论什么季节都是西湖不可少的风景。西湖啊,你为何有垂下的绿丝绦,为何有秀妍的亭和桥,为何有枝杈又叉托着云的树影,为何你分明诗意盎然还引而不发?

湖的那边群山连绵,真的连,真的绵。近是青山隐隐,远是云山雾罩。是造物者所无尽藏也,不娇不媚却又尽态极妍,如若能寄一封古今的长途信,我要请张岱放心。春夏西湖风情有之,秋冬却也含蓄蕴藉,一样的与人温存,不曾冷清过。

走得散漫自由,再回首已是金乌西沉。太阳是真的落山了,天也是真的愈发不透明了,我们打道回府,而此刻时间已经过去一小时二十分钟有余。

南山路暖黄色的路灯,安然地亮了。法国梧桐高大舒展,疏疏落落地承接那光,红色的四路公交车是最浓郁的色彩,车流缓缓驶入夜色。啧啧,美啊!

从两张17年前的照片说起……

□陈思盈

在我的相册里,一直珍藏着两张照片:一张是我和一个小女孩的合影,一张是小女孩自己的单身照。这两张照片是2006年8月,我在安阳工作期间第一次和同事到林州太行大峡谷(今日的桃花谷景区)游玩时所拍。

那时,我26岁,林州的旅游业还属于很“散”的状态。景区管理不是很规范,各项设施也不是很完善,尤其是当时桃花谷景区的峡谷登山栈道,是一根根钢筋焊接而成,透过宽大的缝隙能看到山下的一草一木,触目惊心。

穿越太行大峡谷的途中,我和同事在一处偏僻的石阶拐角遇到一位眼睛大大、头发长长、身材瘦瘦、说话声音极其温柔的小女孩在卖山黄瓜。

我和同事一人买了一根,坐下来边吃边休息。我问小女孩,为什么不挑一处人多的地方卖。小女孩说,她家离这里近,天黑前能赶回家里帮大人做饭,还说人多的地方都有其他更热情的商贩,她不擅长叫卖之法,所以才寻得一处僻静场所,便于读书、写作业。

听到她这样说,我不禁对她产生了好感。我对喜欢读书、学习的人有一种亲近感,尤其是看她这么

小的年纪却这么懂事、好学,更是喜欢得不得了,索性就坐下来和她聊天。

小女孩的名字和所在的村庄名由于年代久远,我实在记不起来了。只记得她说她家就住在山里,父亲外出务工,母亲在家种地,照顾她和弟弟。周末和暑假,她会主动摘些瓜果到景区去卖,帮助母亲赚些家用。虽然每天卖东西所得的钱极其微薄,但总算能帮上母亲了,她就很开心。母亲开心了,她就更要好好把书读下去。

当时,她小声地诉说着,我和同事听得都流下了眼泪。我们俩翻遍背包和全身也没有找出多少能送给她的东西。我记得当时送了她一条扎头发的发带、一支笔、一把太阳伞和不多的现金。当时,我们约定,只要有时间,我还会来林州太行大峡谷找她。

临走之前,同事为我和小女孩拍了一张合影,并给小女孩单独拍了一张照片。我承诺她,等回头照片洗出来了,会想办法送给她,然后依依不舍地告别小女孩,一路感慨着离去。谁知,这一离去,就是17年。

17年来,不知道小女孩有没有想起过我,想起我这个在她人生中出现的匆匆过客?17年来,不知道她的家境变化如何,她的读书梦想是否得以延续?17年来,当年那个羞涩、温柔、懂事的小女孩算起来也应该是二十十四五岁的大姑娘了,不知道她

现在身在何处?是否也像我一样成了都市打工族中的一员?

我也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,与小女孩相比,我唯一比她幸运的是生在平原之地,生活过得相对比较宽裕。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,我们的成长都要经历一种割裂的蜕变。17年来,在打破和构建自我中,我自卑着、自信着,走了桐花万里丹山路,读了青灯寂寞万卷书,从最初的穿件时尚或花哨一点儿的衣服就会感到别扭,到自信大方地穿着自己喜欢的时装从容生活;从最初的在餐桌前不知所措,到从容自如地点一大桌子菜而四下满意;从像人鱼公主一样穿上高跟鞋被磨得鲜血直流,到如今穿着“恨天高”也能健步如飞,像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。

17年后,2023年9月24日上午,我再次走进了林州太行大峡谷。经历了17年的嬗变,林州的旅游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山还是那座山,水还是清清的,瀑布仍然哗哗流泻,山风依然轻拂游人面庞,但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了。一幅全域旅游的魅力画卷,正在林州徐徐展开,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,正在林州不断延伸。我想,当年那个小女孩的家庭,也一定走上了富裕的道路;那个爱读书的小女孩,后来也一定学有所成,在为更加美好的未来努力奋斗着。